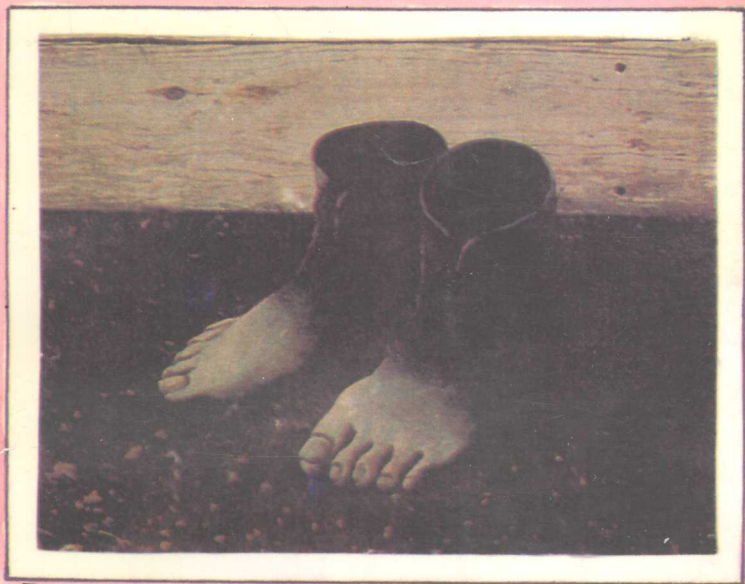




# 有个地方在城外

林坚 著

花城出版社

# 有个地方在城外

林 坚 著

广东文学节办公室主编

粤新登字 05 号

有个地方在城外

林 坚 著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 州 市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广 州 红 旗 印 刷 厂 印 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25 印张 160000 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7—5360—1978—5

I·1679 定价 7.30 元

# 献 辞

陈国凯

举办广东文学节是个创举！

提倡文人有文，文学有节；反对文坛上的庸俗作风和市侩主义！

在严肃文学困坐愁城，低俗出版物得意扬眉之际；当文学圈子还咀嚼着个人小小悲欢吁长嗟短之时，广东文学节着力组织广东作家面向时代、面向社会、面向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生活，认真撰写作品，并筹资将数十本反映现当代生活的作品一齐出版推出，不失为一种壮举！

时代呼唤文学；文学呼唤正气；文学呼唤大风之歌！

鲁迅的文学精神应该写在广东文学节的旗帜上，写在广东作家们的心坎里。

文学之树长青！

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 首届广东文学节编选书目

花城出版社出版

- |            |      |              |
|------------|------|--------------|
| 云彩国        | 长篇小说 | 程贤章著         |
| 闹市         | 长篇小说 | 洪三泰著         |
| 客家魂        | 长篇小说 | 谭元亨著         |
| 生寡         | 长篇小说 | 张健人 温婉芳 梅逸民著 |
| 热带岛        | 长篇小说 | 黄康俊著         |
| 南中国海佬      | 长篇小说 | 黄康俊著         |
| 裸岸         | 长篇小说 | 寄 丹著         |
| 我的一只眼睛没有流泪 | 长篇小说 | 张黎明 廖国栋著     |
| 广州故事       | 长篇小说 | 曾应枫著         |
| 有个地方在城外    | 长篇小说 | 林 坚著         |
| 魂归         | 长篇小说 | 戴胜德著         |
| 西海潜龙       | 长篇小说 | 林建征著         |
| 遥远的爱       | 长篇小说 | 谢炎秀著         |
| 永远的飘泊      | 长篇小说 | 高小莉著         |
| 圆梦楼        | 长篇小说 | 谭伟文著         |
| 老爷楼景观      | 长篇小说 | 孙 伦著         |
| 浪漫年华       | 长篇小说 | 谭元亨著         |
| 没有座标的星星    | 长篇小说 | 丘超祥著         |
| 外星人失踪      | 长篇小说 | 欧清煜著         |
| 少年侦探       | 长篇小说 | 林文烈 毛 英著     |
| 攀登         | 长篇纪实 | 万振环著         |
| 全球海盗大扫描    | 长篇纪实 | 丁 炜著         |
| 粤北关山现代风    | 长 诗  | 韦 丘著         |
| 理论视野中的张俊彪  | 论 著  | 刘俐俐著         |
| 广东作家论      | 论 著  | 广东作协创研室编     |
| 文学的奥秘      | 论 著  | 萧君和著         |
| 万字作家系统     | 专 著  | 黄天源著         |

## 第一章

老实跟你说，我被星光公司炒鱿鱼啦。我侧身走出写字楼那扇无声地敞开的玻璃门，吃惊地发现光可鉴人一尘不染的楼梯赫然回复了多年前我第一次踏足它的感觉和印象。我站在楼梯口呼吸突然急促起来，迟迟疑疑不敢举步向前。经理那只漫画味特浓的光脑瓜在我眼皮底下逆流漂上来，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好像遇上浅滩就停住不动，带着万二分的疑惑看着我——光脑瓜里大概在奇怪他手下的员工居然此时此地得闲对着楼梯出神。我怯怯地迎着他的目光，想自己应该有恃无恐才对，可是胆就是壮不起来真不争气。经理没说话，很大度似的伸出手拍拍我的肩背。我感受到一股强劲的力量斜斜地穿透了我的胸膛，身体顿时失去了重心，兵荒马乱一般趑趄地身不由己地直往下走。终于在最后一层楼梯上一脚踏空，翻着筋斗，咚咚咚地直滚到公司的大门边上。我仿佛经历了一段险象环生的旅途，喘着粗气使劲将身体收拾起来。门卫站在我面前幸灾乐祸地强忍着笑。我不在乎，只当他没看见，一边搓着痛处一边往外走。

“请问，你是被公司开除了吧？”

他伸出一只手拦住我。

“你怎么知道？”我反问他。

“看你从楼梯上摔下来的样子，我就知道。”

“这都可以看出来？”

他得意地咧开嘴笑，可这一笑就仿佛打开了香槟的木塞，将刚才那硬按进肚里的笑意像气泡一样喷射而出。我一点也不生气地看着他愚蠢地张大嘴哈哈，忽然心里竟替他的饭碗生出一丝担忧。我拿腔拿调说：

“经理来了。”

这个家伙顿时就闭上了他那张臭嘴，好像关紧了水龙头一般滴水不漏。他迅速向楼梯瞧了一眼，含蓄地朝我笑一笑，耸一耸脸上那两条散乱的眉毛，然后对我说：

“对不起，请过来一下。”

我走进服务台后面。

“属于公司的东西都交清了吗？有没有忘记交的？”他问。

“不就是一个厂牌，一件白褂吗？都交给人事部了。”我说。

“噢，那我们可以节省些时间。”他说。

“你这样子，好像公司给了我们打工仔不少东西。其实有多少，你也知道，对不对？”我说。

“这倒没错。不过就是有些人很下作，净给我们丢脸子——进进出出喜欢往兜里塞些零件什么的。好啦，现在我要搜你身了。”他搓搓手。

“你怀疑我偷了公司的零件？”

“你知道，公司任何一块零件都相当值钱。公司有权维护公司的利益，希望你跟我合作。谢谢啦。”

“我已经不是星光公司的人了。”

“可你仍站在星光公司的范围内。”

“你真要搜我，就侵犯我了。”

“如果你没偷东西，怕什么？”

“我怕里里外外什么都没有了。现在我还剩下一点点自尊心

一点点尊严感，我祝你成仙成佛别将我抢光了。”

“看你说的。来吧，我可没空跟你玩。”

“真的不搜不行？”

他以无敌的神态朝我坚定地摇摇头。

我双手按在服务台上突然跳起，一脚朝这个强盗的面门踢去。我跳出服务台，像一匹野马在南山工业区的马路上的的得得地狂奔。阳光簇拥着我，我感觉到双脚从未有过的富于弹性。高楼大厦车河人流以及人们的目光如一片片风刷过。早上淡淡的桔红色的阳光，在人和物的表面上折射出粼粼的光彩。我的大脑像风干了似的不能思想，两边太阳穴有根弦在拚命乱弹。

我跑着，向前跑，向前跑！但是我不知道跑向何处。我是个缺少方向感的人，因为在我前面没有明确的归所。尽管我相信有个地方在城外，可是这个地方我没见过，它到底存不存在我真说不准。汗水很快就湿透了全身，我不知道跑了多久也不知道跑了多少条街，只感到很累，双脚很沉快要插进地里去拔不出来。后来，我在一个戴着墨镜的的士司机的臭骂声中，气喘喘地收住脚步，躬着腰双手叉着膝头看着他和他那辆黄色的士。司机大哥朝我骂了一句这个城市的口头禅——“有无搞错？痴线！”——之后，把头缩回去，开车从我身边绕过。车上那个乘客自以为很幽默地向我抛下一句话：“哎，这里哪一幢楼都能帮你一次过搞掂。”

我回头扯开嗓门说：“谢谢！”

一列火车横在天桥上，猛地看它好像不动似的，窗口上贴着一张张模糊不清的人脸。他们多半以为这个城市有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在等着他们来开拓来创新，这我可以猜想得出。我走过去，懒洋洋的躺在天桥下的草坪上。一个游客模样的男人走过来，汗津津的一张脸笑得像个麦当劳叔叔。他躬着腰，以商

量的口吻对我说：

“同志，让开一下好吗？——照张相。”

我看他一眼，带着几分歉意说：

“对不起。”

麦当劳叔叔笑得更加起劲，好像准备要送我一个汉堡包似的。站在我身边一个福禄寿三全的老婆婆，这时转过身来，慈眉善目的看着我。我在地上卷席子一样转了几转，转到一座雕像背后。今天天气真的是哈哈，蓝天白云微风轻吹，老实说，多年来我没遇上过这样的好天气。可是遇上这样的好天气，我却被炒了鱿鱼。我想我真不适合这样的好天气。好天气让我倒霉。一列火车又出现在天桥上，它与刚才那列呈相反的方向，由此我知道，它的目的地是在这个城市之外。隆隆隆的声音，听起来又沉稳又悦耳，好像一个怀着坚定信念的流浪者走出家门扬长而去。告诉你，多年来，我一直都想着做这样一个流浪者，遗憾的是我心里没有坚定的信念。或许以前曾经有过，但是现在真的是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又一列火车开进来。

又一列火车开出去。

我在隆隆隆的摇晃着的声音中，不知不觉地睡着。梦里有一列火车从我身上奔驰而过，我是一条铁轨，我的肋骨是一条条枕木。

当我睁开惺忪的睡眼，已是黄昏时候了。街上一如既往是我看惯的景象：塞满了人塞满了车，都在慢吞吞地机械地移动着，没有生命的感觉。夕阳从楼的夹缝中穿出来，那流彩倒是有几分好看。我在地上跳了几跳，走上街，汇入那行尸走肉一般的人流里。

现在，我独坐在我和齐乐的家中，只是这个家此刻已家不

成家了。数天前也就是说我离开南山将我爸的骨灰带回乡下安葬那几天，齐乐跨出国门远渡重洋去了。

她在留给我的纸条上解释了她为什么选择这个天赐良机离开我：“承启，我走了。我知道这是个离开你的最好机会。我没勇气当着你的面说我要走了，因为我怕我会犹豫不决。你的眼睛以及我们这个家很容易令我的心倾斜。我姐姐齐欢的死给我太大冲击，我知道我不能停下来，只有一直往前走，往前走。对于我来说，停下来就意味着什么都没有，等于死。承启，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或者会不会回来。承启，我永远都记着你，你在我的生命里。吻你！”这就是我的情人我的同居者我的齐乐，一个不安份的女人，一个美丽狡猾会说甜言蜜语会冷若冰霜会作媚态的女人，一个努力想要挤进命运的天堂的女人。齐乐留给我的纸条概括了她性格的全部，认准了就勇往直前绝不停步，爱情尽管不是她生命的装饰，但也绝不是她的最佳选择。

我们的家因为齐乐的离去塌方了，可我一直都渴望着有一个家呀！这真让我沮丧透顶。我背贴着墙曲起双脚怀里抱着我们的枕头，像狗一样闻着齐乐未散的气味，一时悲感交集，眼泪就流下来了。用枕头抹去脸上的泪水，肚子忽然就愤怒地叫，才发觉自己节食了一天。于是，不得不站起来去泡一包速食面。站在阳台吃面的时候，又听见出租房子给我们的那个女人在骂她的儿子。这一幕母子俩几乎晚晚要上演一次，落幕时，照例是母亲来一句恫吓：“死仔，等你爸回来你就知死！”事实上，孩子他爸一个月才从香港回来一趟。记得我们刚搬进来时，对这场骂战颇觉有趣，往往是边听边抿嘴笑，后来齐乐说，这样做妈咪真无聊得很，你真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要生孩子呀。之后，当听到那母亲骂声响起，齐乐就把电视机的音量开大。

天色慢悠悠地转暗，日落的地方还残留着一抹玫瑰色，像

什么人随意涂上去的一笔淡彩。别墅区一样的渔民村家家户户早早地亮着幸福的灯光，几声狗叫几声土语方言的叫喊，就像洋装里套着的唐装不小心露出了一大截，让人怎么看还是要替它觉得别扭。一碗泰国风味的速食面，辣得我额头汗。我跑下楼去买烟，回来的路上，抬头见天边那一笔淡彩还未散去。我站在路边看了一会，这使我想起了那个独坐在水库大坝上痴痴地注视着日落的小男孩的形象。小男孩的背景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水库，以及连绵不断层层叠叠的群山。

我已好多年没想起过这个小男孩了。

## 第二章

告诉你，这个小男孩就是我。

在我八岁以前，我一直生活在一个名字叫大坳镇的地方。

严格地说，大坳镇算不上是一个镇。当地人称它为镇只能说是一厢情愿，一个梦想罢了。尽管我对它怀着深厚的感情，但我仍要说大坳镇很寒碜。它只有一条半截烟长的破旧乌黑的小街，当然，你要是高兴的话，你即使抽完一包烟也走不完这条小街。其实大坳镇的名气颇大，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因为它拥有一个碧蓝碧蓝的水库。这个水库使山里山外十几万亩农田永无旱季，水库的发电站使点了几辈子松脂的山民有了电灯。那些个手里握着一把大葵扇专门靠为人穿针引线挣饭吃的媒婆，在游说别处姑娘的时候，常常以大坳镇点电灯作炫耀——大坳镇山多，外地姑娘一般不愿意嫁进来，本地姑娘一个个想着出去。我至今还记得一个又好笑又凄酸的故事，说的是外地有一个姑娘，经受不住媒婆的花言巧语，以为有了电灯就有了幸福生活。却不曾想进了大坳镇还要上大坝，上了大坝还要坐一程船，一直往山沟沟里走。入夜时分进得夫家大门，见那屋里亮着的电灯，不禁失声叫道：“这哪里是什么电灯？是红头绳吧？”无论怎么说，电灯自始至终都是大坳镇人的骄傲。大坳镇俯伏在水库大坝底下，印象中，大坳镇最热闹的日子，是每个月的

初一十五这两天的集市。文化大革命初期，集市没了。但是仍然有一些淳朴的老山民忘不了赶集的快乐时光，每每在这两天，空着一双手背挂着斗笠在那条小街上转悠半天，又空着手戴着斗笠沿蜿蜒的山路回去。一路上唱着山歌，一声紧一声慢，山风有情把这歌送去好远。歌里唱的是什，你听不清，但那苍老而有几分激越的声音让你想忘也忘不了。大坳镇的山又高又大起伏伏连着天边，春天和初夏之时灿烂的开着各式各样的山花，不过要算那山茶花最夺目最霸气，其它的季节是活生生的一片绿。大坳镇的山自自然然地给人一种厚实可信亲切的感觉，就像大坳镇人。

我父亲大学毕业没几年，就来到了大坳镇主持水电站的工作直到死去。据说，此举是他心甘情愿的决定。如果你了解那个时代的话，自然理解那个时代的人打在心灵上的时代烙印。不过我父亲这一崇高的背后，在我看来更多的是来自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质朴的情感，以及他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而对农民产生的情意结。

水电站发电的那一年夏天，我父亲的未婚妻也就是后来成为我母亲的那位姑娘，在爱情的感召下，也调来了大坳镇的小学。那一天，是权叔赶着牛车到山外去接她来的。在山外那个汽车小站，将她的行李物品搬上车之后，她非常做作夸张地对那条拉车的牛产生了非同小可的兴趣，结果她差点没被牛一角抄死。吓得面无人色的她很尴尬地上了车，权叔朝牛挥了一鞭。一路上，她兴致勃勃东张西望，沉醉于眼前一架架青山，好像来旅游一般。间中向权叔问几个幼稚得不得了的问题，权叔不温不凉地回答她。聪明的她自然感觉到权叔对她的热情减了一半，但她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后来她知趣不问了，就唱歌。后来她大概有些累，或者总看不完的山使她有些心慌了，她终于

又开始问权叔一些问题，比如“到了吗？”“还有多远的山路？”等等，权叔每次都这样回答：“还差一点点。”简直比三国时的曹操还聪明。

权叔对她冷落的理由近乎荒谬，他认为牛不喜欢的人，他也不喜欢。那天，我父亲没前去接她，是因为水电站突然有急事等着他解决。当他从水电站疲惫不堪地回来的时候，发现宿舍里里外外围着许多男女老少，人们鸦不作声眼睛一眨一眨地放光。我父亲从人丛背后挤进来，看见他的未婚妻镇定自若面含微笑地坐在椅子上，手里端着一杯淡绿色的山茶，不禁纵声大笑。我父亲朗朗的笑声吓得围观者一跳，继而也跟着笑。趁众人还未回过神来，我父亲低声说：“他们没恶意的。”未婚妻撒娇说：“看他们瞪着眼看什么似的，我真有些怕哩。”我父亲转过身，伸开双手赶鸭子似的说：“喂，回家去回家去。”众人笑着一哄而散。

我母亲以她的美貌和小学教师的身份，一时风靡了大坳镇。“你看人家那肉色呀，跟磨出的米粉似的——又白又细嫩。”青春不再的良家妇女如是说。那些妙龄少女则说：“王老师那腰身细得一根黄豆苗一般，一掐就断。”王老师逐渐成了人们量度样貌的标准，比如有人说谁家的姑娘如何如何漂亮，这时就会有人反讽地问，比得上人家王老师？啊！如果说谁谁的样子有几分像王老师，那么这个人绝不会丑到哪里去了。时至今日，王老师留给大坳镇人的印象还未淡去，这当然不是全因为她天生的美貌。

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经探究过你的根源。关于这一点我的态度非常认真。就我手头上掌握的关于我父母的情感材料分析，我百分之百是他们爱情的结晶物。先天上的优势，是我至今还未堕落的保证。所以，我不会做像法国那个小孩子走进法院去起

诉他的父母未经他本人同意就将他弄出来这种合情合理的事。你可以冷静地想一想，如果那粒精子和卵子不是带着爱意呐喊着碰在一起交织在一起，而是懒洋洋的麻木不仁的凑和着孕育了你，你说你冤不冤枉？他们有没有道理？我虽然来源于爱，但是生不逢时。对此我对他们毫无怨言。我曾经这样设想过：如果他们预知到我出生几年后就遇上“文革”，并且一个大好家庭会发生那么大的变故，他们会将我生下来吗？这个问题我自然永远也不会找到答案。

我五岁那年也就是一九六八年初冬的一个早上，我们正在吃早饭。突然我家的那扇木门被人捶得震天介响，我注意到他们的手同时哆嗦了一下，然后，我母亲放下饭碗走过去将门闩拉开。几个后生像风一样刮进来，吓得我母亲倒退了几步。领头的那个人是我父亲的同事，我记得他曾来我家串过几回门，喜欢逗我玩，特别卖力考我认字算数，可总是难不倒我。不过我挺不高兴他在我答中之后就伸手来搓我的头。我父亲端坐不动，手里还抓着一双筷子，目光有些忧伤地投在他那碗稀饭里。前几年，我曾向我父亲打听过他这位同事，父亲告诉我他在好多年前就调回城里去了。当时，我瞪大眼愤怒地盯着这个爱搓人头的英雄，他一脸寒冬腊月，身上那件绿色的军大衣使原本矮小的他平添了几分英武气概。场面有些生硬，好像双方都忘了台词，不知下一步该做些什么。

“章继耀！跟我们走。”

我父亲的同事突然吼叫一声。吓得我抖了一下。

我父亲迟钝地站起来。那人用力地把手一挥，转身先自走出门去。我看见我父亲像我母亲的学生一样乖乖地垂着双手跟着走出去。走到门口的时候，回过头看我母亲一眼，然后强装着对我笑一笑，说：“爸爸很快就回家。”说完轻轻地关上门。我

母亲坐下来，一声不哼地低着头。我看着那扇乌黑的木门，突然感到我父亲将门关上就永远也不会打开再进来了，我得趁他们还未走远，将他叫回来。我看看我母亲，觉得我忽然变成个大人了。我站起来。

“你要干吗？快吃饭。”我母亲抬起头，说。

“我去叫爸爸回家。”我说。

“叫？哼！你爸现在正被人批斗呢，你以为你是什么？叫？给我坐下来，听没听见？”

“我爸是工程师，不是坏人。”

“给我坐下！”

“我不！”

我拉开门，飞跑而去。

山区里冬天的那种冷，是透透彻彻的冷，冷得很寡情。前几天下过雨，黄泥路上是一片泥泞，我跟着他们远去的背影跑，打了好几次趔趄差点没滑倒。早上的风轻轻地掠过脸，带着微微的细雨飘飞，是那种入骨的阴险的冷痛。我跑着，向前跑。

我父亲被他们带进了我母亲教书的那间课室。我悄悄地爬上窗台，发现里边早已坐满了人，大部份都是熟面孔，这些人我每次见到他都亲热地叫他叔叔或者伯伯。他们来我家串门聊天总是呆到很晚才走。我忽然想起他们实在有很长很长时间没来过我家了。我爸爸真的是坏人吗？为什么他们都铁着脸呢？人们的体温从窗口飘出来，烘得我的脸发痒。我父亲双膝盖在黑板底下，膝边布满了白花花的玻璃碎片和截开两段的橄榄核。我看不见他的脸，因为他耷拉着头。

“爸爸——”我突然冲口大叫。

屋里的人都转过脸来看我。我父亲也抬起头。但是，当我

正准备叫我父亲赶快跑回家去的时候，已被人从背后抓着衣服提离了窗台。我像一只猫悬在半空，我挣扎着，回过头去看，看见那人冲着我乐哈哈地笑。他的嘴张得很大，好像要将我囫囵吞进肚里，一点也不用劳动他那些被烟叶熏黑的牙齿。我不叫不嚷，只是用力挣扎着，可我就是无法挣开。这个家伙开心了一会，就不再笑了，那条粗壮的手臂一用力，于是我就像鸟一样飞了出去，叭的一声跌进蓝球场的一个人水洼里。这个家伙于是又笑，好像他今生今世的一切乐趣全由我而起。我坐在水洼里怒目瞪着他，倔强地就是不爬起来。他见我这样子，大概是没了兴趣，这才转身进了教室。等他关上门，我马上爬起来。棉裤早就湿透，沉沉的把我往后拉。我又生气又伤心，发了狠蹲在水洼边，死死地盯着教室的门，就是不起来。在一阵一阵从屋里爆发出的吼叫声中，我并不觉得有多冷。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教室的门匆忙地被打开。我父亲胸前挂着一块硬纸板，头上戴着一顶尖尖的小猪笼做成的高帽，左手拎着一只破脸盆，右手拿着一根木棒，在一群人的簇拥下走出来。我父亲看见我，想走过来，但给背后一个人推了一下。我父亲侧着头对我说：

“乖孩子，快回家去。”

我没回家。

我尾随着散乱的队伍。一路上我父亲敲击脸盆发出的沙破的声音，穿过人们杂沓的脚步声，像一片树叶一样颤抖抖地落在我的面前。那一声声好像专门敲给我听的。我忽然呜呜地哭了。队伍在小镇那半截烟长的街上转了几个来回后散开，有点虎头蛇尾的样子，天也实在是太冷了些。人们一散去，我父亲马上就栽倒地上。我快步跑过去。我父亲见到我时微微地笑，一线血从他的嘴角牵出来直拖到他的衣袖上。